

時人皆信是雲峯後身。後來他往宜州請益明寂理公。尋往大陽謁元首座。洞山微和尚。及擊首座。周旋三公會下多時。盡會曹洞宗旨。眼著又往參印心珣公。珣叫他去寶峰依湛堂準公。準寂後，張無盡又促他往謁圓悟。晨夕參請。於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話，念念不忘於心。甚至同客吃飯把箸在手，都忘下口。圓悟笑道：這漢參黃楊木禪，却倒縮去！他曰：這道理似狗看熱油鑊，欲吞不得。欲捨捨不得。圓悟曰：你喻得極好。這便是金剛圈，栗棘蓬。後來經過多時才得到豁然大澈。你看雲峯峰是一個大善知識。再轉頭來換過一個皮囊作大慧覺。便要費如許氣力。一鐵破三關。談何容易啊！

衆生住地無明，無始以來，如乳入水。這三關問題，世宗只說得個『然』却未說得著『所以然』而且所說重關末關簡直無可分別，尙嫌帶漏逗亂統之病。筆者以爲不如向相宗『八識規矩頌』體會，還比較清朗明白。頌曰：『發起初心歡喜地。俱生猶自現纏眠。遠行地後純無漏。觀察圓明照大千。』首句發起初心歡喜地者，是說起初發菩提心的修行菩薩，（修唯識觀的初心行人）在廣修福慧二種資糧，正在資糧位加行位之時。尙潛伏著我法二執現行。由於數修福慧一切法『生空真如』，除滅分別我執。觀一切法『法空真如』，除滅分別法執。到相當時期，豁然親見少分真理，第六識轉成下品妙觀察智，進入通達位，而登初地，名歡喜地。照見五蘊皆空，心生歡喜故。這即是禪宗的初關。如香嚴擊竹聞悟時，即欣然遙向瀉山禮拜曰：好在和尚不爲我說破，否則無今日之樂！又如靈雲見桃花開而悟，有『自從得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』之句，皆可比知歡喜地同於初關。

『俱生猶自現纏眠』者。這是說所斷還有餘障。因初地菩薩，雖斷分別我法二障的種子。可是俱生我法二障的『隨眠』，非是純一無漏，仍起現行的『纏』。所謂『俱生』，就是我們無始時來虛妄薰習。內因力故，恒與身俱，不待邪教，及邪分別，任運而轉，故名俱生。『俱生我執』，是六七兩識，緣第八識所變五取蘊相，若總若別，起自心相，執爲實我。但此我執細故難斷。在後修道位中，數數修習勝生空觀，方能斷除。『俱生法執』，於緣識所變的蘊處界相，或總或別，起自心相，執爲實法。但此法執細，故難斷。至十地中數數修習勝法空觀，方能除滅。

『遠行地後純無漏』者，遠行地即第七地。名遠行者，意思是菩薩累積久『遠』的福慧資糧，才『行』得到此地。到這裏，功用已極，在菩提路上永『遠』前『行』無復退轉。俱生我執永伏。雖還有俱生的微細法執，或時現起，而非有漏，故曰純無漏。至此已捨阿賴耶識我愛執藏。第六識轉成中品妙觀察智，即同禪宗的『重關』。

『觀察圓明照大千』者，八地以上，斷盡二障種子習氣，第六識轉成上品妙觀察智。『妙』，是神用無方，稱之爲妙。『觀察』，謂能分別諸法自相共相，復能鑑別衆生根性因緣。『圓』，謂此時智無方隅，最極圓滿。能以無礙辯才宣說妙法，皆令開悟，獲大法利。『明』，謂無法不照，如日當空；無機不知，心珠朗耀。『大千』，揀非中小，謂此時現身說

法，觀機逗教，能廣被大千世界。達到觀察圓明境界即同禪宗末後牢關。如上所舉八識規矩頌意，與三關吻合，已極明顯。筆者再拿『起信論』『眞如體、相、用，三大來說：初關見虛空消殞，前後際斷，是證得『眞如體大』。重關見山是山，河是河，法住法位，本無動搖，是證得『眞如相大』。體相明了，行人本身，大事了辦，已到百尺竿頭。尙須更進一步，踏破末關，手眼圓明，度脫衆生，才證『眞如用大』。簡單來講，破初關猶有住地無明。破重關猶未能致『用』。故古德要破『末後關』然後出世爲人。鄙見如此，似可補助世宗之說。

上來筆者將相宗家具來詮釋禪宗。或許有人笑我『扯葛藤』。但壇經上如：『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，若起思量便是轉識』。又如『五八六七果因轉』等，六祖亦嘗借相宗名言，以相顯性了。具眼人，性者相之性；相者性之相。一味醍醐，分作兩盞，若固執知解爲宗乘之敵，那末，何以壇經又有『應常讀大乘經典』之句呢？辦道如行路，須先識路，故『師以慧爲體』。知尙未知，辦什麼道？這篇雖屬『盲人摸象』之談，但吾人不妨耐心摸著，把象眼，象耳，象口，象鼻，象身，象脚，象尾，甚麼都摸偏了，那就不一定是眼開眼人才識得象的！原一精明，知行不二，不見道；『阿那律陀無目而視』麼？參！（題首銅版即融照法師近影）

### 與蘇村園居士一席話

智忍居士

蘇村園居士在省立南農任教有年，卓著成譽，今歲暑假，忽發願往汐止內院讀藏經，研唯識，於其將行，余往送之，村園謂世變方殷，於社會日離，人心無悔過之意，則救運無挽救之期，長此以往，不知伊於胡底，惟有佛法，可以救世，則余毅然舍教育之專事，佛法之動機，由老講解指導，暫以一年爲期，又謂當今實字火熱水深，學人正宜向經過，將來世界必歸於佛化大同，當爲有智者所公認，學人正宜向一日余因舉世修得正果，則再世三引前世清科三鼎甲股，張何三少年前世均爲參禪有得之法師，及身未成，來世轉成天福報，瓊林安所悟，狀元殿某忽憶前因，與榜眼張首探花何桂清言之，二人同時均有良好結果。又引明代東萊三鳳之趙煥事以爲證，換前世係萊州境內之高僧，圓寂日謂其弟子曰：余一生苦行，方冀示以超前，不圖尙入輪迴，弟子等皆跪求果來寺內，師答曰：十六年清明日重來，不圖尙入輪鼓自鳴，爲驗，至期果有一少年學生入院，鐘鼓自鳴，群僧長跪齊呼師父，而本人則茫然不覺矣。菩薩尙昧前因，深生恐懼，村園謂修行之人，本不可昧前因，尙可繼續修持，惟信念轉移，則另生他果。余以爲，有信何法，不至危險，有何方法，把信念轉移，則前因頓失效力矣。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乎？此身修淨持名，較爲易固，意在勸村園兼修淨業注重念佛，更向何生度乎？此身修淨持名，較爲易固，意在勸將此意提出貢獻村園，適伊有客，因而中止，擬再晤面時與討論之。